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一一次会议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克先生	(塞内加尔)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阿德宁夫人
	新西兰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科尔曼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第1199（1998）、第1203（1998）、第1239（1999）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901)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38656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第1199（1998）、第1203（1998）、第1239（1999）和第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09/901)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塔宁先生在普里什蒂纳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90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自我上次在安全理事会介绍情况（见S/PV.7760）以来的3个月中，科索沃的政治局势多少有些整合。在区域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发展，但也出现一些新的关切。有些状况已在安理会面前的秘书长报告（S/2016/901）中作了充分描述；另一些状况则发生在提交报告之后，值得提请注意。

我注意到，不仅这是2016年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最后一次通报，也是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最后一次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过去10年，潘基文秘书长一直为这个问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许多预期今年对科索沃问题达到的结果比期望达到的结果要少。在建立广泛政治共识上的困难使2015年商定的与黑山达成的领土划界协定仍无法得到批准，这随之对科索沃的欧洲签证自由化计划产生影响。政治上的分歧也更难从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取得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的效益。科索沃的欧盟稳定和结盟进程是一项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发展，但却没有得到官员或公众太多注意，尽管它有可能提供比通过签证自由化更多的机会。

几个月前的政治暴力已经平息。不过，统治方和反对方的立场仍然严重分歧，一般政治氛围依然高度极化。当这个区域的传统竞争对手——例如地拉那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得到恢复对话和加强经济关系的好处时，对科索沃而言，这是不幸的发展。

尽管政治上两极分化，但一些科索沃领导人正稳步推进有远见的和解和重建互利关系。我要特别提到特哈契总统最近与阿族和塞族失踪者家属协会一起会面，强调他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处理此事。他最近还与塞族和阿族青年团体举行会议，促使他们了解可能存在要比今天状况更好的共同未来。这种做法提醒我们可能进行真正对话，包括但不限于欧盟主持的政治进程。

与此相反，通过议会程序加快对特雷普卡工业园区制定新法成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另一个障碍。暂且不管这个新法的细节为何，通过这项法律的方式肯定就会产生我们看到的这种消极反应。议会议员只有不到48小时的时间研读法案，并且几乎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的机会。这项法律及其通过程序都遭到塞族和贝尔格莱德的强烈抗议，其强烈程度使科索沃塞族代表和官员都暂时停止参与治理机

构工作。鉴于这项法律似乎违反基本财产权，科索沃最高法院特别分庭的国际法官已要求宪法法院审查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

统治精英及其选民各有预设立场的这种状况至为普遍。这种现象在科索沃也有。选民在各自社区感到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却常常与当选机构和大众媒体关注的问题大相径庭。最近进行的调查包括科索沃特派团委托进行的调查都显示，在社区层面，对优先事项很少有族裔上的分歧；失业、腐败和缺乏经济发展仍是各方的最大关切事项。

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是对治理机构的信任度很低；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很低；各方的政治忠诚度似乎正在转变；所有族裔群体更加强强调社区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推动和解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政治层面的对话；约有相同比例的科索沃阿族和科索沃塞族——都超过50%——认为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正常化是最重要的优先工作。科索沃塞族和科索沃阿族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将增加科索沃塞族的安全。

欧盟和世界银行在其年度报告中继续指出，就业机会低和青年失业率极高，这是科索沃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年轻人无法在现有体制内找到机会就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诱惑，包括极端主义。

尽管这种政治问题与当地关切事项常常出现两极分化的分歧，但欧洲前景依然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力量。在此期间，对话进程取得了进展，包括行动自由的问题，并且最近几天，在电信问题方面又宣布有了突破。与此相反，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的问题却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

归根结底，政治和社会和解进程必须相互促进。我希望，2017年科索沃将迎来政治对话，同时在社区一级取得必要的进展。在这些努力中，欧盟和联合国的作用继续趋于一致。

我借此机会赞扬市镇一级为实现和解所作的某些出色努力，市政当局在那里听取并回应了其

社区的关切，从而取得了实际进展。在Ferizaj/Uroševac，尽管没有义务这样做，但市长任命了主管社区事务的副市长。市政当局回应了关于协助确保塞族东正教墓地的清洁和保护的请求，并承诺继续支持墓地的维护。在FushëKosovë/科索沃波利耶，市政当局批准拨款清理三个塞族东正教墓地。在北米特罗维察，米洛斯王子街上的长期路障在10月28日晚上被悄悄地自愿撤走。

不幸的是，确实存在例外情况。Suhareka/Suva Reka市议会10月下旬宣布反对科索沃塞族返回，这是倒退和令人遗憾的行为。科索沃治理机构没有作出反应的事实令人失望。悬而未决的失踪人员案件所造成的痛苦是真实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安全和体面回返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失去了一次对和解作出承诺的机会。

我要强调在努力促进科索沃法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应当承认和支持对公正实行法治的承诺。追查高调腐败案件的决心，包括调查涉足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科索沃政治阶层少数成员，是值得赞扬的。应明确区分个人和机构的责任。虽然科索沃议会通过了关于科索沃解放军价值观的决议，但是已经被判定犯罪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或组织。

一个星期前，我有机会与新任命的科索沃专门分庭专门检察官大卫·施温德曼见面。他告诉我，专门分庭的全部功能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为了司法程序的完整性，所有各方必须避免施加不适当的影响或左右舆论，包括对司法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自决运动”党活动分子Astrit Dehari在拘禁中死亡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担忧和愤怒。鉴于已经提出的许多问题，对这一事件进行客观、彻底和透明的调查是至关重要的。

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科索沃和该区域面临的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以一个整体的方法来应对这些威胁，执法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星期，科索沃当局逮捕了据称被叙利亚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招募以便在科索沃和该区域策划和发动攻击

的若干个人。科索沃安全机构的警觉性值得特别赞扬。

正如我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正在稳步调整自己，以便更有效地解决科索沃当前的挑战。对我们现有资源的合理优化，有助于确保特派团与其所有伙伴一道以有重点和建设性的方式履行其任务。特派团与科索沃机构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我高兴地确认，秘书长最近关于科索沃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关系获得改善的情况仍然不变。各方获得了诸多好处，而沟通的改进有助于特派团确保准确和平衡地报告科索沃局势。

正如安理会成员在过去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都可以帮助推进和解事业。来自诸如我提到的民意调查等知识产品的实证数据，有助于更新我们对不同地理和族裔社区的真正关切的理解。昨天不管用的做法今天可能管用。我们的努力应该遵循这个概念和所有建设性创新思维。

为了发挥我们的作用，支持科索沃所有人民更美好的未来，特派团继续依靠安理会的支持。我真诚感谢安理会的这种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谨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介绍秘书长的报告（S/2016/901），以及他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全面参与实施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我还向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致敬，并借此机会告诉安理会，本机构继续每三个月审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是重要的，目的是为不受阻碍地执行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创造条件，并且作为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在欧洲联盟（欧盟）协助下进行的对话进程的一种方式。我还借此机会感谢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在任内对

联合国工作所作的贡献，并祝愿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取得成功。

尽管存在无数挑战，塞尔维亚共和国一再表明它明确承诺在一个地位中立的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框架主要以区域稳定的利益为导向，并为经济繁荣创造条件，使本区域在加入欧盟谈判的进程中取得进展。

由于塞尔维亚共和国努力对执行《布鲁塞尔协定》作出贡献，最近达成了关于电信的协定。然而，我们想要通过有利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更好生活的谈判来寻求可持续解决办法的意愿，往往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同样回应；令人遗憾的是，另一方继续采取单方面和显然非常有害的行动，例如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PISG）最近企图没收特雷普卡采矿、冶金和化学联合企业的闻所未闻的做法。

请允许我指出，自对话开始以来，塞尔维亚在几乎每一轮和每一级都坚持将财产问题列入议程，但普里什蒂纳一直拒绝谈论这个问题。普里什蒂纳的这种行动造成一种单方面强加、制造既成事实和最后通牒的气氛，而不是通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便为有关各方找到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如同过去做过的那样——完全不符合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正如安理会可能清楚知道的那样，1999年，科索沃特派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承诺监督特雷普卡的采矿、冶金和化学联合公司。科索特派团将联合管理权移交给科索特派团自己于2002年设立的科索沃信托机构。普里什蒂纳2008年非法单方面宣布独立后，设立了科索沃私有化机构，它接管了科索沃信托机构的职权——此举迄今一直未获科索特派团批准。非法的科索沃私有化机构然后着手将该省的国有和社区所有财产私有化，通过持续采取违规做法——第1244（1999）号决议中不存在这些做法的法律依据，其程度达到普里什蒂纳单方面将该省约70%的国有和社区所有财产私有化。在非法私有

化的同时，普里什蒂纳进而没收塞族人和塞族东正教会的私有财产。这一随处可见的疯狂做法大体上是通过科索沃机构向当地阿族人发放伪造文件进行的。

通过关于特雷普卡的法律这一做法严重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本原则以及科索沃省自治宪法框架。我要指出，科索沃省自治宪法框架明确规定，根据科索沃特派团相关法律以及公有和社区所有企业规章管理公有、国有和社区所有财产的权力是保留给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权力和责任。我强调，科索沃省自治机构是在没有科索沃特派团参加，也未同特雷普卡的所有者和股份持有者、特雷普卡矿场和工厂所在地市镇代表或该自治机构中的塞族人代表协商的情况下通过该法律的。我要提醒安理会，科索沃政府、特雷普卡北部地区管理层和雇员有一部分是塞族人。科索沃省自治机构采取的这些单方面行动引发法律不安全状况，可能严重威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脆弱的安全局势。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该法律破坏了持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而若无这种经济发展，该省北部塞族社区的族裔结构就难以以为继。

通过这些行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自治机构悍然超越职权界限，没收特雷普卡的私有财产，从而直接影响所有人/股份持有人、债权人和雇员。它们的这种做法违反了禁止进行此类没收的国际法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等一些保障和平享有财产权、禁止歧视和促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际文书。该法律还践踏了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等基本原则，并直接违反普里什蒂纳与欧洲联盟之间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以及《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普里什蒂纳正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或道理可言的情况下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最大经济巨人转变为所谓“科索沃共和国”的财产，同时剥夺塞尔维亚的任何权利，即使塞尔维亚是该公司多数股份持有者。此举严重损害塞族人、包括在特雷普卡工作

的3000名塞族人的利益。据估计，约38%的塞族人家庭直接或间接依靠该公司维生。特别是在民主世界，财产和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谁拥有特雷普卡是十分清楚的。建立特雷普卡的塞尔维亚公司和公民拥有该联合公司。科索沃当局的任何非法决定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从这一点出发，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决定使普里什蒂纳自治当局同特雷普卡的法律和实际地位有关的行为和行动的所有法律后果完全失效。特雷普卡对该省塞族人的生存以及主要是科索夫斯卡-米特罗维察、Zvečan、Leposavić 和 Zubin Potok以及Novo Brdo和Gračanica等市镇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塞尔维亚政府希望确保该联合公司的地位，因而采取了行动和作出了决定。针对特雷普卡的袭击不仅是针对一家公司的袭击，而且是针对一个民族在一个地区生存的权利实施的袭击，也是针对该省的和平与稳定赖以建立的第1244(1999)号决议本身各项规定实施的袭击。

特雷普卡是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的生命线。塞族人的住房坐落在特雷普卡的土地上。数以千计的塞族人在特雷普卡的矿场工作，并靠此工作养家糊口。对他们来说，捍卫特雷普卡就是捍卫他们在科索沃生存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图从特雷普卡联合公司的合法所有者手中夺取该公司，就是企图完成对塞族人的族裔清洗，并长期置疑塞族社区的族裔组成。这是不可接受的。

普里什蒂纳当局通过关于特雷普卡的法律不仅掠夺位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尔维亚国家财产；该法律第5条还规定，所谓的“科索沃共和国”还将把位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外的塞尔维亚其他地区的矿产资源据为己有。这是彻头彻尾的法律妄言。

塞尔维亚对寻求和平与可持续解决这一并非由它自己造成的局势仍然持开放态度，相信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所有问题和难题是唯一正确的前进道路。在此框架内，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成员运用其权威力量废除该项法律，以免该法律造成的消极法

律和安全后果损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该区域的稳定，并促成对话进程和关系正常化。不然的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将变成欧洲的黑洞，私有财产没有任何保护。

正如我在安理会以往会议指出的那样，我还要指出，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作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社区系统性体制保护机制，对于该省塞族人民的生存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建立该共同体非但没有成为核心问题并被作为优先事项采取行动，反而成为政治讹诈主题。过去这一时期，我方坚持要求规定建立该共同体的因素和确定管理团队开始工作的日期。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只能基于在对话中已经达成的协议，而不能基于嗣后企图单方面改变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达成的协议。

决不可允许单方面行为阻碍和威胁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的进程。这些行为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发出剥夺权益的信息。一个这样的信息是关于在科索沃进行战略投资的法律。该法律若得到执行，将为普里什蒂纳提供掩护，以便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直接签订资本项目合同，让地方自治政府的机构参加，并任意取得和出售一般资产，损害该省塞族人民的地位和利益。该法律是在违背规定通过给地方社区带来至关重要利益的法律的程序的情况下通过的，扼杀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损害根据协议十分明显属于该共同体的权限。

普里什蒂纳的这一立法挑衅显然是要使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成为一个空壳，并阻止塞族人就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作出决定。任何法律都不能使诸如夺取Brezovica山旅游区的未遂企图等窃取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财产的行为合法化。因此，必须回到谈判桌旁，因为单方面行为不利于任何人。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继续呈现的特点是，塞族人、尤其是已经或希望重返家园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缺乏人身和法律的安全保障。境内流离失所者无法参与制定关于科索沃财产比较核证局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另一个无法接受和令人震惊的例子，说明有人企图公然违反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开展的对话所达成的地籍协议，侵吞塞族财产。长期以来，数千名阿族人通过提交伪造文件，在地籍簿上被列为境内流离失所者财产的所有人，而且没有任何专门机制通知境内流离失所者就其财产进行诉讼的情况。

另一个阻挠回返——特别是在佩奇地区阻挠回返——的手段是，科索沃媒体散布关于大量塞族人遭到战争罪起诉的消息。这差不多已成为用来阻挠报告希望回返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常规做法。境内流离失所者一再遭受袭击，袭击中经常使用武器和爆炸装置。与此同时，亵渎东正教墓地和遭劫持或杀害的平民纪念碑的行为增多。企图不让境内流离失所者庆祝宗教节日——Djakovica 和Mušutište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做法仍有增无减。此外，恐怖主义以及从战场和恐怖主义战斗团体返回的激进极端分子的活动加剧了宗教极端主义，这种现象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急剧增多。这导致两极对立的政治环境恶化，局势非常紧张，所谓的民主就是施放催泪弹，而且塞族和其他非阿族民众始终遭受暴力侵害。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始终很不安全，暴力在继续升级。通常，返回族裔混居社区的人处境最为脆弱。因此，我们难以理解秘书长报告为何减少了对于安全问题的重点关注以及谈及该问题的篇幅。正因为此，我们提议在秘书长季度报告中列入新篇章，介绍伊巴尔河以南社区的情况、阻碍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的障碍、财产权以及出于族裔动机的犯罪未得到惩罚的情况。

我还要指出，一成不变地列举非阿族民众生命财产遭受袭击的不完整统计数字，只会产生出于族裔和宗教原因实施迫害这一人类文明所无法接受的现象相对较少的假象。报告本可以翔实很多，如果除了统计数字之外，还能介绍主管机构——包括警察、公诉机关和司法部门——作出了怎样的反应；

并提供数据说明调查、搜捕犯罪人、起诉、刑事或民事审判以及下达的各类判决情况，以及在出于族裔动机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判决理由和执行情况。各种机构不作出反应，针对塞族的所有袭击和其它侵害正在沦为毫无人性的统计数字，而这又会在长期助长出于族裔动机、针对塞族实施的犯罪受到容忍和不受惩罚的氛围。因此，提供数据说明此类刑事犯罪得到处理的百分比，会使报告翔实起来。

发生很多针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精神遗产的亵渎行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普里什蒂纳的“基督救世主”教堂9月初发生纵火事件。我上次在安理会发言（见S/PV.7760）时也提到了该事件。我要提醒安理会，这座教堂尚未完工，但已被改建为公共厕所以及拍摄身着暴露的歌手音乐视频的舞台。好像这还不够，来历不明者闯入教堂，对其纵火。这一卑鄙行为完全就是科索沃当局和警察拒绝为教堂提供24小时保护造成的。经常有人闯入该教堂，对其实施亵渎。在该事件发生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阿族人曾举行抗议，一再毫无克制地表明了他们对于塞尔维亚东正教和该省塞族民众的敌意。塞尔维亚东正教和塞族人在过去17年间一直遭受系统性的族裔恐怖之害。

该教堂是普里什蒂纳市中心仅存的基督教东正教派的遗迹和象征。1999年之前，有4万多塞族人生活在普里什蒂纳市中心。现在，已确定教堂将被拆毁，就像在普里什蒂纳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很多其他地方被毁坏的任何其它塞族财产，或是从那里被赶走的塞族人一样。几周来，普里什蒂纳当局推平了教堂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企图以一切方式将它与战争罪行联系起来。他们未能得逞，于是就发生了纵火事件。极端分子要求拆毁教堂，或者将其从塞尔维亚东正教手中夺走并加以改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要求继续实施族裔清洗，剥夺塞族人的基本宗教权利和自由，从而违反了当今世界的文明准则。他们煽动族裔和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妨碍局势稳定和实现和解。此外，这些事件体现了普里什蒂纳对于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真正态度，同

时也说明塞尔维亚反对科索沃加入教科文组织有多么正确。那些毁坏、火烧或是亵渎塞族教堂的人不可能成为教堂的护卫者。支持科索沃加入教科文的人或许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们曾经想把保护该省塞族遗产的工作交给谁。

由于可持续回返的基本条件并不存在，回返该省的人仍然少得可怜。我认为，这是所有参与回返进程的人的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改变这种情况，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在口头上创造条件，让境内流离失所者真正可以在回返与融入当地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我们要想这样做，就必须确保回返地满足个人和财产安全的基本条件。法治、不歧视、充分尊重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以及脱离政治——因为政治加剧了各族群之间因民族和宗教而存在的隔阂——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必要前提。尽管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当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仍应当继续重点关注这些人，特别是因为该问题完全且明确地属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授权范围。国际社会绝不能让这些入被遗忘。只是注意到回返人数低得令人无法接受还不够，而应当分析这种失败的原因。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占多数的族群及其政治领袖对塞族流离失所者回返持僵硬的态度。

我要提醒安理会——在谈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时，秘书长也应在其报告中重申并提醒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只有1.9%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实现了真正可持续的回返。安全理事会是否认为不应再讨论该议题了？安理会如不这样认为，就应当要求普里什蒂纳创造必要条件并呼吁人们返回科索沃。我们不允许这一点被遗忘。我希望安理会当中的任何国家都不要对塞族流离失所者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所以，我再次重申，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赋予特派团一项授权，要让科索沃流离失所者和被迫害者回返，无论是塞族还是阿族。只有1.9%的塞族人回返。该比例约等于4000名流离失所者。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伊巴尔河以南的民众被忽

视，这让他们感到更加孤立，不受重视，只能自生自灭。

普里什蒂纳代表每次在指责阿族人遭到所谓的灭绝种族和族裔清洗的时候，请他们记住我在上次会议上所说的话，那就是直至1999年427个村镇有塞族人居住，其中311个村镇的塞族人遭到驱逐。今天，那里完全没有塞族人。已有22万多人遭到驱逐。

让我们铭记欧洲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迪克·马蒂先生在其报告中作证所说的贩运人体器官邪恶罪行的受害者。让我们铭记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遭到绑架和失踪的塞族人和其它非阿族人，他们的命运在冲突结束17年后仍不得而知。1999年以来，已有1,000多名塞族人被杀，而杀人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仍为零。

让我们铭记Chariton神父，这位1999年6月在他的家乡普里兹伦惨遭杀害的烈士。他被砍去头颅的方式与今天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砍去其无辜受害者头颅的方式一样，令整个世界震惊。他的尸体被找到时，其头颅被砍去，胳膊和脊骨断裂，心脏被刺，这些都是阿族极端分子对他施以酷刑的可怕证据。

让我们铭记2004年的三月大屠杀，当时尽管该省有国际存在，仍有19名塞族人被杀，900人受伤。九百三十五名塞族人、罗姆族人以及阿什卡利族人的房屋被放火焚烧。六个城镇和10个村庄遭到族裔清洗。约4,000名男女被从自己的家中驱逐。三十五座教堂遭到毁坏、焚烧或者亵渎，其中许多为早在十四世纪所建。1434年塞族暴君ĐurađBranković所建的Devič大教堂也于那个三月被毁，同时那些放火焚烧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圣母Ljeviška教堂的人，也焚烧汽车轮胎，使火焰迅速烧毁源自十四世纪上半叶的一些最美丽的建筑，而它们代表着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让我们铭记，破坏该省各地塞族文化与宗教遗产的事件不计其数，此种行为与现代欧洲和文明世

界格格不入。自1999年6月停止武装冲突以来，已有236座教堂、修道院和塞族东正教教堂所属的其它设备以及历史文化建筑物沦为攻击的对象。一百七十四座宗教场所和33个历史文化建筑物被毁。在大多数塞族人的墓地，找不到未遭破坏的墓碑，而在伊巴尔河以南，没有一座塞尔维亚历史纪念碑保持完整。今天伊巴尔河以南各地没有以塞族人命名的街道，因为它们多被重新命名，冠以科索沃解放军成员的名字，而这些人已被证明是恐怖分子和邪恶罪行的行为人。向塞族人发出的信息确实非常清楚：那些杀害和驱逐他们的人现在被奉为国家英雄，为了给他们的名字添光增彩竖起了纪念碑，并重新命名街道和公共机构。当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这些体制性暴力事件是一项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抹杀塞族人与国家长达数世纪的存在，并把塞族人遭受族裔清洗的结果合法化。

普里什蒂纳的代表继续重复其错误指控，其依据的假设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让我们铭记我所说的一切。这些谎言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科索沃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科索沃只是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以及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各项基本原理的产物。族裔清洗、大规模侵犯非阿族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利以及毁坏不仅属于塞族人而且也是欧洲与世界文化遗产一部分的文化遗产，所有这一切是自封的伪科索沃国建立的基础。

证明那些自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阿族领导人文明不成熟的最好证据是，最近一请仔细听这一点一科索沃议会通过一项标题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关于保护科索沃解放军价值观的决议”。这项可耻的决议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犯罪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如果收缴财产、折磨和杀害平民、伏击记者和救护车能够被称为“价值观”的话，那么确实值得为科索沃解放军这些恐怖分子通过一项专门的决议。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任何议会、也许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曾经通过这样一项美化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决议。然而，普里什蒂纳的议会却

成功地再次做到独树一帜。在该决议中找不到丝毫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指责，而且它也未提及人们在里面被摘取器官的“黄房子”、绑架、强奸或者对塞族人和其它非阿族平民的屠杀，而这些才是科索沃解放军真正的价值观与遗风。正因如此，我要对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他们也是文明社会的代表——说，普里什蒂纳最高司法机构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

普里什蒂纳的议会正是以这种方式，向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在本会议厅就座的各位发出明确信息，表明其对塔宁先生提到、其他发言者可能也将提到的专门分庭和这些分庭理应核查并惩处的科索沃解放军罪行的想法。这意味着，已采纳必要立法以启动海牙专门法庭工作的普里什蒂纳议会提前发出了明确信息，挑明今后在追究对塞族人和其它非阿族人所犯罪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有何期待。

这也表明，哈希姆·萨奇对各种名胜古迹的访问和涉及1999年7月农民在斯塔洛戈拉科自家田地中被害和2003年在本村小河边玩耍的儿童在戈拉兹德瓦奇遇害的访问只不过是一种一次性的不成功的政治营销举动。

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的评估指出，

“以身作则有助于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改变人们的态度，并使人们对和解有可能在整个社会取得成功感到乐观。”（S/2016/901，第22段）

我要提醒安理会，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些罪行被追究责任，而且极有可能的是，永远不会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些访问是否将被转化为具体的向前迈出的积极步骤，以进一步推动非阿族社区的安全及其权利得到尊重。一旦查明犯罪人并对其审判，我们定将赞扬萨奇先生的访问。但是，就目前而言，不只是这些犯罪，而且1999年以来至今在科索沃境内所犯的任何罪行均未受到惩处。

从区域稳定的利益出发，我们这一方将继续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该对话的主要

目的是处理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民众的日常重要问题和恢复关系正常化。我们不会滥用这种对话，把它作为强行通过科索沃独立的平台。请允许我回顾：每一次对话、包括布鲁塞尔那次对话的实质都是达成协议，而非强加任何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协助达成妥协，而非帮助一方将其私利强加于人。对于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组成的共同体而言，情况尤其如此。这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人族群极为重要。

塞尔维亚绝不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它将继续奉行在负责任的基础上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寻求办法的政策，并继续全面实施在布鲁塞尔对话范围内达成的协议。无论面临多少挑战，也无论如何频繁地出现种种非建设性的表现形式和非常明显诉诸于半单边步骤的倾向，我们都会继续致力于争取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不希望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成为对塞尔维亚或该地区的稳定与进步的一种潜在威胁。因此，我们会执着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消除分歧，因为我们意识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而且使事情变得更棘手的是，我们常常没有适当的对话者，即，对地区有着与我们同样愿景的对话者，其心愿就是实现和解、法治和民主价值观。

我呼吁尚未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各国——尽管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面临着压力，但还是要——继续忠实于它们尊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权力等各项原则。安理会第1244（2000）号决议确认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们应该始终铭记着，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取得成功的关键。尚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各国，其立场的每一点每一滴的改变都会从负面影响对话各方继续实施建设性的做法，影响执行已达成的协议。

与此同时，我还要呼吁，已经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各国要认真地重新评估其决定并以这一方式促进旨在找到共同能接受的科索沃和梅托希

亚问题解决办法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正在提出的要求——一次开展对话和达成协议的机会，而不是单边主义，也不是单方行为。我们期待，安理会成员在铭记联合国所承载的价值观的同时，给予支持，而且驳斥甚嚣尘上的宣传和弥天大谎，因为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代表就是这样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不断地对我们说的。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塞尔维亚继续坚定致力于和平、对话、和解与区域稳定——总之，致力于达成持久的解决办法，从而引领我们走向未来，而不是走向过去的冲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奇塔库女士发言。

奇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像以往一样，代表科索沃共和国来到安全理事会发言，是一种荣幸。

安理会成员所代表的各国为实现西巴尔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投入了如此大的努力；对此，我们将永远感激不尽。我们科索沃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明，但凡世界的自由国家团结一致，但凡存有勇气和善意，生命就战胜死神，正义就压倒邪恶。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已用了无数小时进行谈判并通过了数十项关于科索沃局势的决议和主席声明。此外，用会员国纳税人的钱于战争之后立即在科索沃部署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我们科索沃人非常清晰地记得1999年重返我们家园和发现一切都化为灰烬的情景。幸运的是，由于安理会的努力工作和承诺，我们并不孤单。联合国及其机构走在我们努力建设和平与稳定的最前列。我们再次表示，对此会永远感激不尽。

恰恰是因为这种至深的感激之情，我们科索沃人有点感到于心不安：每三个月，我们都回到此地安理厅，占用安理会宝贵的时间，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有着太多紧迫的问题需要安理会关注。

让我们只是快速地做一个现状核实。

首先，这是2016年，而不是1999年。

其次，截至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不再由联合国管理。科索沃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世界绝大多数自由国家的承认。这些事实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时钟无法倒转。但是我们还是每三个月都来到这里，听我的塞尔维亚同事谈论平行世界，而在其平行世界中，科索沃的国家是不存在的；科索沃阿族人犯了种族清洗罪；压迫者成了被压迫者；米洛舍维奇是英雄，而科索沃解放军——一支为解放而战的军队——是恐怖主义团体；并且科索沃违反了国际法，而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却在设法维护它。这就是我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同事试图描绘的平行世界。

在现实世界，如我所言，科索沃是自由、独立和享有主权的，而这一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这不仅不是我们违反国际法，而且还是应塞尔维亚的请求，国际法院在其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符合国际法的咨询意见（见A/64/881）中毫不含糊地单独发表了明确意见。我将引用其中一部分，因为我确信安理会成员已看到过：

“任何国家既不能为了实施暴行（诸如酷刑和种族清洗以及民众大规模强迫流离失所等各种做法）而借助于领土完整，也不能在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使它们长期存在，更不能实施暴行，尔后，尽管受害的‘人民’或‘民众’有情绪和无可避免的愤恨，却仍然依赖于领土完整的权利主张。”在科索沃发生的是，受害‘人民’或‘民众’寻求独立，以抵制在公然违反平等和不歧视等项根本原则的情况下长期而有系统地实施恐怖与压迫。基本的教训是明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其领土来摧残人民。此种暴行等于荒唐地违反国家的宗旨——国家的建立和存在都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

（A/64/881/Add. 1, 第176段）

我们科索沃永远不会回避并依然致力于为所有受害者——不论其族裔和背景为何——伸张正义，但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北部的邻国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承诺。科索沃采取了从未有过的措施，通过设立专门分庭处理所控罪行。与国际及地方司法部门合作在科索沃从来不在话下。我们希望为所有人伸张正义，因为这是我们为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安慰的唯一途径。在科索沃，我们不害怕正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

我们全力以赴地去处理所有针对我们的指控，但塞尔维亚却决意不愿起诉战争罪。我曾在本会议厅内说过——我要再说一遍——20000名妇女在战争期间遭强奸。受此指控的人数为零。同样，1262名儿童惨遭杀害，受指控的人数也是零。成千上万人失踪，却有非常清楚的痕迹表明，层层责任及指挥机构被用来掩盖其轨迹。正如文献显示的那样，塞尔维亚政府竟然在乱葬坑场地上建起高楼大厦。我要再说一遍，受指控的人数为零。

没有究责和正义，就没有和解。在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开展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国家间对话之际，我必须强调，我们科索沃不满意已达成协议的执行速度。几天前，我们双方代表团商定了科索沃的拨号编码。这肯定是大好消息，因为这将加强我们的独立性，并将为我们的预算带来数百万美元。然而，我要提醒安理会，我们在一年前也曾庆祝过关于拨号编码的协议。

我们对该对话能否取得成功的怀疑态度还因塞尔维亚不断违反行动自由协议而加剧。两名科索沃公民——其中之一是地区警察局长——最近根据塞尔维亚当局签发的逮捕令遭逮捕和拘押。在毫无必要地被长时间拘押在监狱后，他们被释放，因为没有对其提出合理指控。塞尔维亚当局声称有针对数百名科索沃阿族人签发的逮捕令清单。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塞尔维亚对科索沃公民没有管辖权。像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的行动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而且直接损害我们为使该区域正常化和加强行动自由而做出的努力。科索沃阿族人因为害怕遭逮捕，不再敢做穿越塞尔维亚的旅行。这不是塞尔维亚第一

次违反国际法和违背在布鲁塞尔高级别对话上达成的关于行动自由的协议。这表明了塞尔维亚政府蛮横挑衅科索沃政府的态度。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不只是前科索沃解放军成员一直被列在塞尔维亚的受通缉者名单上。我谨在此回顾塞尔维亚甚至针对各西方领导人签发的逮捕令清单，他们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诸多其他外长和防长。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和乔治·罗伯逊以及北约欧洲最高指挥官韦斯利·克拉克将军也在被指控之列。说到底就是，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没有随着各项协议的签署而在布鲁塞尔结束。这些协议只有当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得到落实时才是有意义的。

表明塞尔维亚在关系正常化方面缺乏诚意的另一明显实例是，贝尔格莱德对我们最近颁布的涉及特雷普查矿业的新法律表示震怒。塞尔维亚还利用科索沃境内的塞族社区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特雷普查矿业位于科索沃，属于科索沃，将由科索沃管理。特雷普查法律完全符合马尔蒂·阿赫蒂萨里的科索沃最后地位全面提案和我们的《宪法》。正是科索沃特派团将管理公有和社会所有企业的权力赋予当时的科索沃信托机构，该机构后又成为科索沃私有化机构。我知道，我的同事已将关于该新法的全部背景资料分发给在座各位。

塞尔维亚在涉及科索沃共和国领土境内的公共财产及企业的财产权方面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任何此类企图必将遭到科索沃政府及人民的强烈反对。此类行为会损害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塞尔维亚当局的权利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们的言行仅仅表现出对科索沃的殖民倾向。由贝尔格莱德为特雷普卡和其他科索沃资源作决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0月13日，科索沃11名代表塞族社区的议员要求科索沃共和国宪法法庭审查关于特雷普卡的法律是否符合科索沃共和国宪法中关于财产保护和社区权利的规定。10月31日，科索沃共和国宪法法院裁决，关于特雷普卡的第05/L-120号法律符合宪法。裁决指出，科索沃塞族议员没有提出宪法理由来证实其指控，而且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受到质疑的关于特雷普卡的法律如何以及为什么在程序或实质上违宪。

宪法法院进一步评论道，关于特雷普卡的法律不局限于科索沃的一个或另一个族裔群体，而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没有证据显示，科索沃塞族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因为这项法律受损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使特雷普卡和其他科索沃资源得到充分开发意味着准许和允许所有科索沃公民工作和兴旺发达。我们希望，科索沃的塞族代表将开始在不害怕贝尔格莱德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我们还希望，他们将决定重新参与议会和机构生活。这是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

请允许我也借此机会谈谈对特别报告员Karima Bennouna女士的初步意见的看法。

关于流离失所者人数，声称科索沃战争后有20万塞族人流离失所与事实不符。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如今就没有一个塞族人生活在科索沃了。根据199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在塞尔维亚占领科索沃的时候，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数为19.4万。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准确人数。这是因为当科索沃机构在201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塞尔维亚政府发起了非常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阻挠塞族社区参加人口普查。那次抹黑宣传甚至将在人口普查中登记称为背叛行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数字的问题；即使只有一名科索沃塞族人不能回归，对我们来说也无法忍受。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并非所有在战争后逃离科索沃的人都真是科索沃公民。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战争时，在科索沃的

几个地点建造了完整的居住区，收容曾生活在属于前南斯拉夫的那些地方的塞族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留下来，比如Marević一家，他们1995年7月来到科索沃。如今，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是科索沃共和国地方政府的一名部长。

此外，按照我们的宪法，双重国籍是被允许的。同时也是塞尔维亚公民的科索沃塞族人享有在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投票的宪法权利。因为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没有大使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派团在科索沃管理相关程序。根据2016年议会选举的数据，科索沃有10万6094名选民有资格在这些选举中投票。显然，这些数字对不上号。要么是塞尔维亚选举委员会夸大了科索沃的塞族选民人数，要么是塞族流离失所者的人数被夸大了。

我们只有在举行下一次人口普查后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生活在科索沃的所有塞族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每一位科索沃公民都可以自由返回。科索沃政府在不同项目上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建造房屋并支持可持续的返回。正如我们的宪法所载的那样，科索沃属于其所有公民。但是，我们也需要谨慎，并与当地社区合作，并且不挑起像今年8月底我们在Suharekë镇Mushtisht村看到的不愉快局面。当时，前来朝圣的塞族人遇到了阿族村民的抗议，这些村民要声讨战争期间在他们的村庄里犯下的罪行。

1999年4月3日，塞尔维亚军队在一些当地塞族人的协助下，赶走了当地所有阿族人，杀害14位平民并摧毁、抢劫或烧毁了村庄的所有房屋，更准确地说是1051所房屋。按照几个人权组织收集的证词的说法，有122名当地塞族人是塞尔维亚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积极成员。这些是大家相互认识的小社区。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谁干了什么，但没有任何一人因为在那里犯下的罪行受到指控。正因为如此，正义非常重要。比我睿智得多的人一再表示，真正的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是要有正义。不管属于什么族裔，科

索沃所有受害者都应当知道真相和伸张正义。这是我们建设和平与实现和解的唯一途径。

我的塞尔维亚同事一再向本会议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的状况。请允许我指出,《科索沃宪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场所的权利。保护和维持我们共有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不仅是我们的宪法义务,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在科索沃的上次战争期间,塞尔维亚部队摧毁了我国218座清真寺和其他历史或宗教场所,包括数百年的图书馆。不幸的是,我们在2004年3月的暴乱中也看到了攻击和破坏的场面,当时大约有35个东正教场所受到攻击。我们科索沃人最强烈地谴责这些行径。在科索沃预算中划拨了1 000多万欧元用于修复损害,许多国际捐助者捐助了更多的资金。宗教宽容一直是我们的社会的支柱。在科索沃的许多城市,教堂和清真寺共享同一个大院。在科索沃,一直存在宗教间的容忍,直到政治决定介入。在科索沃,我们只同一所东正教教堂存在问题,就是米洛舍维奇政权决定在普里什蒂纳公立大学校园内盖的那所教堂。这就是我的同事所指的教堂。让我提醒在座各位,这个教堂的建设始于1992年,当时我们的自治被撤销,普里什蒂纳大学对所有阿尔巴尼亚族裔的学生和教授关闭了大门,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物体最近已成为紧张的根源,它所承受的唯一遗产是镇压。它矗立在那里,让我们想起那个我们被剥夺最基本人权的的日子。在普里什蒂纳大学校园内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是作为镇压运动的一部分以武力非法建造,我们科索沃应当维护其原貌。摧毁不是答案。这个物体应该提醒我们记住那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它也应该令那些接受米洛舍维奇非法修建教堂的神职人员作一些反省,并面对他们在与米洛舍维奇政权联手一起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科索沃是一个世俗共和国,具有多宗教和多元文化,我们将力争保护这些特征。任何改变我们社会结构的企图都会遇到我们人民的抵抗和我国政府的行动。就在上周,由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执法机构的合作,一个恐怖主义团伙被抓捕。这是科索沃必须成为全球大家庭一

部分的另一个原因。我们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是不分国界的,需要跨界合作和协调行动对这些威胁作出反应。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刑警组织决定推迟对三个申请国的投票,直到修订成员标准为止。我们认为,应根据我们各自的具体情况予以处理。应考虑科索沃的加入请求,因为我们符合标准。透明国际在上周的报告中强调,科索沃警察是该区域信誉最高、最值得信赖的警察部队。我们认为,我们加入成为成员,不仅科索沃获益,国际刑警组织也将获益,我们相信,在今后的会议中,我们的请求将得到推进。

我们科索沃人民充分意识到,要满足科索沃人民的正当期望,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国内,我们意识到独立不意味着自给自足。人们想要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和保健。他们希望成为世界自由国家全球大家庭的平等公民。我们的工作是为确保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共和国,其中每个人,无论族裔、性别、宗教或性取向如何,都有实现繁荣的平等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奇塔库女士的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在普里什蒂纳通过视频电话会议就局势所作的非常全面的通报,我们重申全力支持他履行重要职能。我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刚才所作的发言。首先,我要再次指出,鉴于安全局势的改善和在加强科索沃机构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希望看到对安全理事会审议科索沃局势的经常性进行审查。我们还认为,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在结构、规模、人数和活动方面重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努力,是正确的。我们同我们的一些伙伴一道,呼吁秘书长在其即将提交的报告中按照这些思路提出建议。法国仍然相信,科索沃的未来不再是主要在安全理事会内确定,而是在欧

洲联盟主持下通过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政治对话来确定。虽然在过去几个月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些紧张局势，但已取得了进展。我特别想到11月13日的电信协定、关于便利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交通的车辆牌照协定，还想到米特罗维察大桥的继续施工。我们欢迎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它们必然会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产生具体影响。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这些协定的技术方面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执行。

然而，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够。因此，我们期望根据在欧洲联盟主持下缔结的各项协定作出的所有承诺将尽快得到执行，包括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建立协会/共同体。这是对话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加紧努力，在今后几个月取得更多具体成果。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总体而言仍然是它们各自向欧洲一体化迈进的先决条件，7月4日举行的巴黎-巴尔干2016年首脑会议进一步鼓励取得此种进展。我们请塞尔维亚人和科索沃人就实现正常化的所有问题，包括就特雷普卡问题进行接触。

继续努力巩固科索沃的法治仍必须是一个优先事项。将新的塞族人员纳入科索沃司法系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901）所指出，涉及少数群体的事件减少也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我们期望科索沃继续努力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加强法治还需要与所有形式的激进化作斗争。法国欢迎科索沃在这方面的无条件承诺，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球打击达伊沙联盟内作出的此种承诺。我还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支持，该特派团每天都在为该地的法治和安全作出贡献。法国还要强调需要缓和最近几个月科索沃内部政治形势的紧张局面。

建设一个独立、现代化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在政治领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按照《宪法》的规定，并在现有机构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建立冷静和负责

任的对话。我们特别关切与黑山的划界协定批准进程引发的紧张局势。在这方面，科索沃当局必须继续动员起来，支持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并建立一个和平与包容的社会。

最后，我要强调，法国将继续支持科索沃当局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国家。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扎查希尔·塔宁大使对科索沃当前局势的通报和深刻分析。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还欢迎芙罗拉·奇塔库大使参加这次辩论会。

我首先重申安哥拉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对安哥拉来说，第1244（1999）号决议继续是通过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对话和谈判达成科索沃全面解决办法的适用法律框架。

关于科索沃局势，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6/901）描述了与前三个时期相比算不上良好的局面。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政治暴力和公众抗议活动日益增多，涉及到以下方面：与黑山的边界划定，这仍然是科索沃政治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关于特雷普卡采矿综合体的法律，该问题有可能严重损害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冻结议会和政府中的科索沃塞族成员参与官方活动。此外，一些当事方的咄咄逼人行动和破坏性策略造成科索沃议会工作中断，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事态发展。总之，一些敏感问题——包括塞族人返回其原籍地——以及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继续破坏科索沃各机构的正常运作。

我们欢迎8月11日宣誓就职的塞尔维亚新政府承诺继续进行并加强与普里什蒂纳的对话，继续支持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并欢迎科索沃北部市镇与普里什蒂纳各部委改善合作。我们期望将达成共同立场，并期望一项关于在科索沃北

部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建立协会/共同体的协议最终得到执行。

然而，报告进一步着重指出，尽管各方表示致力于继续前进，包括在行动自由、电信和科索沃司法机构一体化问题上继续前进，但是在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框架内达成的各项协议执行缓慢。回返、和解、保护文化遗产和族群关系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所报告的安全事件、人身攻击、口头威胁、针对返回者的抢劫以及破坏财产行为都是令人关切的问题。

在这种紧张背景下，我们高度赞扬科索沃总统哈希姆·塔奇先生树立的榜样，他为了努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并促进和解，向以前教派暴力的塞族受害者表示敬意。在这方面，我们同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道，表示期望这次访问将成为一个明显的积极步骤，进一步促进非阿族社区的安全和对其权利的尊重。

最后，我们强调联合国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的根本作用，以及它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合作，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的接触。我们赞赏在处理科索沃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起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以及对煽动民族主义、种族、宗教或族裔仇恨、煽动不和谐和不容忍现象进行打击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我们仍然相信，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政治领导人将能够履行承诺，落实在欧盟主持的对话进程中达成的各项协定。我们希望对话将以诚意和注重结果的方式进行，以期巴尔干地区所有人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也欢迎第一副总理达契奇和奇塔库大使今天出席安全理事会，并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

新西兰坚决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对话以及欧洲联盟对这一进程的支持。我们鼓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抱着诚意和决心建设性地参与这种对话，为其人民取得

具体成果。我们重申秘书长要求双方寻求公正和持久妥协的呼吁。

虽然通过对话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协定的执行速度相对较慢。我们高兴地获悉最近关于电信的协议，并且我们期待看到科索沃塞族多数市镇取得进展。我们鼓励双方在秘书长报告（S/2016/901）中列明的其他问题上，包括在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失踪人员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执行在对话内达成的协议，符合科索沃所有社区的最佳利益。因此，我们希望双方能够专注于履行承诺，不要采取不必要地偏离建设性对话的行动。

秘书长上次报告（S/2016/666）指出，攻击性的抗议和政治暴力大大减少。因此，我们对于再次看到这种事件发生，包括科索沃议会的捣乱战术感到失望。当选举代表参与这种行为时，他们为其代表的社区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鼓励那些反对利用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政党继续远离这种行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必须通过和平和正常的民主进程处理这些关切。

新西兰以前曾经欢迎在设立一个专门法院以审判欧洲联盟特别调查工作队提出的案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此，我们很高兴看到在这方面采取的另一步骤，即最近任命了一名专门检察官。我们期待法院尽快开始运作，为更广泛的和解进程作出贡献。

最后，正如我们在安理会任期内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对于它如何和何时审议这个议程项目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特别是与安理会议程上的其他紧迫问题相比，实地局势不能证明目前的会议频率是有道理的。我们这样说不是要贬低在科索沃问题上存在的意见的广度和深度，或认为科索沃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相反，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在安排其工作时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最迫切需要我们注意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在这方面，我们也愿意考虑对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进行可能的改组，以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地现实情况的改善。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弗洛拉·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乌拉圭是一个文明国家，我国理解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包括充分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是解决科索沃局势的国际法律基础。因此，它呼吁进行政治对话和采取建设性方法，以便能够产生将会促进区域进步和稳定的解决办法。尽管取得了某些一般的经济和政治进展，但内部政治紧张局势和暴力爆发是我们必须继续解决的挑战。在这方面，乌拉圭拒绝使用暴力，并鼓励各方找到将导致稳定并涵盖科索沃全体人民的共同点。

我们还欢迎周日的电信技术协议以及米特罗维察大桥重建方面的进展。至于最近关于特雷普卡矿业公司的紧张局势，我呼吁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寻求解决。

我想提出有助于科索沃不同社区实现和解的三个重要方面：保护文化财产、尊重社区内部的差异，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条件。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Karima Bennoune女士在10月访问科索沃时对文化遗产的政治化表示关切。尊重每个社区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针对少数群体的政策，对于和解与和平共处是至关重要的，并将有助于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

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查洛卡·贝亚尼先生指出，虽然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当局必须加倍努力，为那些在境内流离失所长达17年的人提供持久解决办法。少数群体和最脆弱的流离失所者社区的情况，是特别令人关切的。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即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后续行动并支持这些努力。

乌拉圭强调了问责制、诉诸司法的重要性，特别是与为了审判科索沃解放军犯下的罪行而设立的

专门法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我们还赞同秘书长报告（S/2016/901）中对1998-1999年冲突期间在科索沃所犯罪行审判中的证人保护问题所表示的关切。此外，乌拉圭同意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所作的结论，即必须优先考虑让冲突中性暴力的幸存者发出声音的政策，特别是妇女署就向科索沃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充分赔偿所作的辩护。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支持和赞扬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在执行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的任务时所做的工作，并且支持和赞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以及联合国在实地的各个机构。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6/901）作了非常全面和详细的通报并介绍了最新情况。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支持他在科索沃为增强安全与稳定和尊重人权所作的努力。我还要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芙罗拉·奇塔库女士。我感谢他们两位的发言。

我们坚决支持努力执行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欧盟）主持下达成的各项协议。但我们失望地得知，这些协议条款的执行工作出现延误。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赞扬已经取得的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方在最近缔结有关电信的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注意到，这项协议是在欧盟监督下达成的。

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对话。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不再拖延地重启高级别对话，以达成共识，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并保障2015年8月达成的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与落实。我们希望，最近的电信协议将为解决未决问题、尤其是解决继承资产问题的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还欢迎报告中着重强调的积极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双方真切渴望创建由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组成的协会/共同体，以保护塞族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呼吁双方尽快全面落实由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组成的协会/共同体，以增强区域的稳定，并进一步推动和解进程。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安理会在报告事宜方面的合作。我们呼吁所有当事各方加强对话并扩大对话范围，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能够直接影响相关人员生活的人纳入决策进程，以便听到他们的心声。

我们支持努力改善区域稳定与安全。这是埃及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改善该区域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科索沃与黑山在边界划定问题上目前陷入政治僵局。我们呼吁双方尽快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以解决边界划定问题并加强国内和区域安全。

我们还必须加大区域一体化的工作力度，并反对在该区域发表旨在激发仇恨并为进一步分裂埋下种子的言论。埃及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所有区域和国际组织所作的努力和工作。我们坚决欢迎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为努力加强安全、尊重人权和稳定而发挥关键作用。我们还欢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我的好朋友塔宁大使作通报，并与我们分享他的想法。我还要再次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芙罗拉·奇塔库女士出席安理会。

首先，这将是我在安理会——至少是作为一名成员——就本议程项目所作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要重申西班牙感谢塔宁大使的出色工作，并且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他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鉴于界定该特派团宗旨的问题，除其他事项外，再次被提出，他们

的工作重要和必要，而且也相当复杂。我们认为，目前实地的不同领域均缺乏进展，使得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尤其是为促进族群间和解、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改进地方一级的治理所作的努力，更具有相关性。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恰恰选择了在地方一级优先开展其行动，因为这是打开我们所有人期待的科索沃和解与和平共处这座金库的钥匙。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目标，但遗憾的是，我们仍未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

科索沃和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未来必然取决于消除分歧，对当前的需求达成共识，而且共同营造一个不断进步的未来。在此进程中，我们必须承认，欧洲联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确保，公民们自己今后必须以真诚和无条件的承诺来发挥这一作用。此外，我们能够支持的只是公民们自己共同带头实施的那些进程。

在所有这些事项中，毫无疑问，最值得注意的活动是在欧洲联盟推动下开展的布鲁塞尔对话——首先，因为这是由当事双方共同决定的；其次，因为对话进程不涉及公民的政治或族裔从属关系，对话将该区域置于欧洲联盟价值观和原则的框架内。不过，尽管一开始产生过各种愿望，但对话在即将结束的2016年未能取得重大成果。因此，必须以建设性方式真诚地重启对话、尤其是最高级别的对话，并且当事各方应重申其承诺执行和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

西班牙欢迎最近的电信协议，以及其他一些尚未完成的小措施，例如，米特罗维察大桥的重建工作。然而，最近其他一些措施——例如，所谓的特雷普卡国有化法的通过——由于其单方面性质，显然导致对话精神遭到削弱。当事双方必须避免采取单方面措施来损害必要的相互信任、抵消进步和进一步阻碍进展。必须真诚地开展合作，执行迄今在对话背景下达成的协议，并努力朝着达成新的协议前进。在这方面，创建由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组成的协会/共同体，依然是打破当前僵持局势的关键，从而使该进程成为所有各方的优先事项。

我们意识到一直是该国今年全年实地政治局势标志的国内困难。然而，这些困难不能被用作借口。政治暴力以及不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更不能被用作借口。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重申西班牙立场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们将一致性——因此不会损害其原则立场——与建设性精神结合起来。这使我们得以支持任何措施或进程，而这些措施和进程就像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的对话，不仅有利于该地区民众，而且也有利于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今天的通报。我欢迎奇塔库大使和达契奇第一副总理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我也感谢他们两人的发言。

自上次通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工作情况（见S/PV.7660）以来，才过去不到三个月时间。在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联合国选出了新任秘书长，美国选出了新总统。但实事求是地说，科索沃没有发生大事，值得安理会又花一下午时间来讨论科索沃特派团问题。在过去11个星期中，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花在讨论科索沃上的时间要多于我们花在讨论朝鲜及其导弹试验上的时间。

正如新西兰和法国已经表示的那样，这显然没有必要。正如联合王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上周在访问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时看到的那样，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民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同于我们在这个会议厅所听到的世界。在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上，他们的未来前景要比过去的分歧更加重要。这是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领导人都希望拥有的未来——他们向我国外交大臣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帮助实现的未来。

正是本着这种积极的前瞻精神，伦敦本月主办了联合王国-美国科索沃投资论坛。150多家公司听说了科索沃具有的巨大潜力——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力；未开发的铅、银和铬矿储备的潜力；当然还有

朝气蓬勃的科索沃青年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从特雷普查矿区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种会给科索沃所有人带来经济繁荣的潜力。政府必须继续就这一重要经济资产的未来问题进行透明的协商，这种协商和对话精神正是发挥科索沃的潜力所非常需要的。

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对话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愿欢迎双方表明致力于对话。但正如特别代表明确所言，履行这些承诺的步伐已经放慢，这只会阻碍两国加入欧盟的道路。关系正常化符合科索沃、塞尔维亚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呼吁各方加倍努力履行承诺。

但是，对话不应局限于在布鲁塞尔开会。科索沃政治家也需要在议会开展对话。政治生活中不容搅局和暴力存在，我呼吁反对派和政府本着对话而非对抗精神解决其分歧。

但是，除了议会里的破坏行为之外，科索沃特派团最新报告（S/2016/901）也表明，其它方面的对话正在继续。我要赞扬萨奇总统并欢迎他努力就失踪人员等问题与科索沃塞族开展接触。我敦促各方本着这种精神开展接触，以便共同处理历史问题。

不过，处理历史问题也要求追究责任。正如秘书长报告指出的那样，涉嫌腐败或战争罪行的一些高级政治人物过去几个月已被绳之以法。这一点至关重要，再次表明了法治原则始终适用于科索沃所有人，无论其担任何种职务，也再次表明了不会存在有罪不罚现象。这种追究责任的做法必须继续下去，包括通过特别法院追究责任。正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建设科索沃所有人未来的关键内容。

最后，我愿就对话问题谈最后一点看法。如果说科索沃现在的对话可能太少，那么在纽约这里关于科索沃的对话就肯定太多了。所以，我再次呼吁减少这些会议和减少这些报告。这会更准确地反映出科索沃实地现状。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响应以下呼声，那就是要求科索沃特派团提高效率，根据特

派团授权对其实施进一步缩编。我们也支持要求秘书处在下一次报告中提交改组特派团的建议。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作通报和继续开展工作。

我从1999年至2000年担任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首席政治事务干事以来，就一直非常关注科索沃局势。今天，我带来了一瓶科索沃生产的葡萄酒，这是一瓶Bodrumi iVjetër酒厂生产的卡白内葡萄酒。现在，我知道安全理事会不是谈论葡萄酒的地方，但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要向安理会讲一则小轶事。

在科索沃南部的普里兹伦地区，有一些高质量的葡萄园——信不信由你。但因为1990年代末的冲突，这些葡萄园无人经营，就被废弃了。1999年，我拜访其中一座葡萄园园主时，他告诉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重振葡萄园，再次种植葡萄酿酒。同时，他希望能够从日本获得资金，用于养护葡萄所需的投资和劳动力费用，为恢复生产葡萄做准备。

这些很好的葡萄园的确衰败了。当时我想，即便它们曾经生产出很好的葡萄酒，但如果几年都无法盈利的话，谁会对它们投资呢？然后，我被领入酿酒厂，那里有几个金属大罐子，装满了一些年前生产的葡萄酒。当然，我提出要品尝一下。那是一种有着奇香、味道醇厚的红葡萄酒。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如果把这种酒卖掉，或许能够让酿酒人获得一些资金。当我请科索沃特派团一位日本同事帮忙的时候，他让葡萄园主与日本一家贸易公司建立了联系。17年后，这位酒商正在生产和出口像我手中拿着的这样的美酒，赢得了像我这样的国际爱酒人的好评。

整个科索沃有着无数人像这位友善的酒商，他们在各国政府、联合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当然还有个人的支持下，得以重新自力更生。科索沃政府也是如此。自17年前成立科索沃特派团以来，科索沃已经拥有了《宪法》、政府和议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去年科索沃的实际经济增长实现了令人艳羡的4%，同时对今后五年作出了类似的预测。当然，科索沃仍面临许多挑战。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会谈进展缓解，返回科索沃的人数依然很少。但是，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在布鲁塞尔的对话仍在继续。与黑山划界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科索沃自立民主政体的问题，不过认真倾听少数群体的意见十分重要。

由此引出我的另一点更重要的意见。科索沃并非没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的各种问题应该由科索沃人民和该地区人民作出判断来加以解决。为什么要联合国呢？让我们认真思考科索沃特派团可能撤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考虑把我们有限的维和资源重点用于世界上其它显然存在更加严重冲突的地区。我们刚刚结束安理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回到这里，这一点对我来说尤其清楚。

安全理事会每三个月一次的通报会似乎不再必要。坦率地说，每三个月讲述一次我对科索沃的回忆让我非常高兴，但是，应该优先顾及安理会的高效和有效运作。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实际上，安理会各成员对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与新西兰和联合王国一道，呼吁重新考虑安理会在分配时间与精力方面的工作方法。即使每三个月提出一份报告，安理会也可以灵活决定是否每次都听取通报。只要安理会保留在必要时就该问题开会的灵活度，应该就足够了。科索沃特派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期待在修改S/2010/507号主席说明时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尽管那确实只是一个惯例的问题。

最后，我愿强调，我们继续支持并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次报告，并期待以一杯科索沃的美酒庆祝他的工作取得成功。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

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和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的发言。我们也欢迎芙罗拉·奇塔库女士与会。

为倡导和平解决科索沃争端—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抱歉打断一下。我想请我的日本同事和朋友把他的酒瓶从安全理事会的桌上拿走。我愿再次提醒各位，这张桌子是一件具有神圣意义的家具，应该予以尊重。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应该在这张桌上放置酒杯和酒瓶。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为倡导和平解决科索沃争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第1244（1999）号决议—

冈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抱歉，关于携带一瓶酒之事，我没有看到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或者S/2010/507号主席说明中任何地方有关于禁止携带酒瓶进入会议厅的规定。

门德斯·格拉特罗尔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为倡导和平解决科索沃争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第1244（1999）号决议仍是在政治谈判框架内，实现该争端全面解决的适用的国际法律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呼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与原则，维护塞尔维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联合国、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提供支助从而促进安全、稳定以及尊重人权，对于落实已做出的各项承诺依然至关重要。这项工作得到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补充。

但是，鉴于欧洲联盟主持的关于实施2013年4月19日《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进程的对话进展甚微，我们对此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各方加倍努力，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并依据

第1244（1999）号决议和布鲁塞尔各项《协定》，寻求政治、和平、公正以及持久的解决方案。

虽然报告（S/2016/901）指出，过去数月安全局势保持稳定，但是我们对某些政治行为体的暴力行径和寻求行使其返回权的塞族人面临的困难感到遗憾。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倡导充分尊重流离失所者和少数群体的人权，确保他们能够返回其原籍地，以确保这些民众能够不受歧视地充分享受各项人权。

但是，我们对某些地区仍在发生针对科索沃塞族平民的暴力行径表示关切。因此，我们呼吁各方采取相关措施，制止这种局面，防止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迫害与敌对行为。此外，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出售科索沃境内企业与财产之举侵害了科索沃塞族少数群体的权利，成为阻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又一个有争议因素。有必要指出的是，科索沃北部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尚未建立。因此，我们敦促各方如在布鲁塞尔在最高级别所商定的那样，加紧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澄清战争期间失踪人员的情况仍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加紧就该问题作出联合努力。我们欢迎决定成立一个分析小组，以支持法证问题工作分组。

在文化和宗教遗产方面，我们强调各方必需一道努力，为科索沃各社群的重要遗产提供有效保护，这将使所有民众都能够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并且能够利用和享受其文化遗产。

关于打击有罪不罚问题，我们愿强调在批准与荷兰政府的协定方面取得了进展，该协定现正处于审议进程的最后阶段。它应起到精简专门分庭调查武装冲突期间科索沃境内发生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指控的作用。在这些案件中，在正当程序框架内伸张正义，肯定将有助于实现各方之间和解与和平。

关于反恐，我们赞扬为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祸患所作的努力，例如对一些被指控加入或试图加入达伊沙的公民判刑。我国支持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一

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必须制定有效的战略来处理边缘化、贫困、暴力以及不容忍意识形态等问题，以期防止激进化，并特别注重年轻人。还必须作出努力，以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禁止向上述恐怖主义团体提供资助、训练及转让武器。

最后，我们重申，各方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是各国消除暴力残余影响并因此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的是，各方要充分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和2013年布鲁塞尔协议，继续在各级举行会议和进行会谈。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及科索沃的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再次来到纽约，并感谢他们的发言。我还感谢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

科索沃领导人在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显然取得了成果。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科索沃展现了强有力的经济业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科索沃国内总产值增长了4%，其商业全球排名有了显著改进。在科索沃更接近加入欧洲联盟时，我们设想，科索沃会进一步加紧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落实经济改革措施，以及应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挑战。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仍然是为了科索沃和该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为融入欧洲铺平道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因此，我们希望看到欧洲联盟促成的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高级别对话尽快恢复。关于在布鲁塞尔15点协议中商定的尚未兑现的承诺，马来西亚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加倍努力执行该历史性协议。这包括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和执行科索沃电信行动计划。我们还欢迎最近在科索沃司法融合和米特罗维察大桥重新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

正如塔宁先生今天以及秘书长在其最新报告（S/2016/901）中所强调的一样，我们同样对与黑山的领土划界以及特雷普卡矿业和工业综合体等问题相关的政治紧张感到关切。我们呼吁各反对党及其支持者不要诉诸政治暴力来陈述冤情。我们还敦促所有党派和利益攸关方避免发表煽动性言论，并秉持诚意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依法友好解决问题。

马来西亚赞扬科索沃总统哈希姆·特哈契在参观科索沃冲突中平民受害者纪念馆时展现了堪称楷模的领袖风范与和解姿态。他的参观发出了亟需的和解、国家统一、社会融合以及建设共同未来的信号。我们呼吁科索沃人民同样注重重建信任和信心，停止将矛头对准少数群体以及宗教和文化场址。

重建科索沃境内各族群之间信任的部分努力涉及解决过去的问题。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注意到，已经任命设于荷兰的科索沃专门分庭的首席检察官，以审判欧洲联盟特别调查工作队的调查结果产生的案件。我们还赞扬科索沃政府持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

我同我的其他同事一道重申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的安全、稳定以及对人权的尊重方面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赞扬特别代表的领导作用以及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驻科索沃部队在确保科索沃的和平、安全与法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我国代表团大力支持安理会其他成员发出的呼吁，即为了更好地反映科索沃局势，并鉴于安理会议程上有更紧迫的问题要处理，应减少安理会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会议频率。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并发言。中方认真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

关切。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当事方均可接受的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案。

中方欢迎塞尔维亚成立新政府，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作出的积极努力。希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尽早恢复高级别政治对话，开展务实和建设性协商，落实业已达成的相关协议，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利，促进民族和解。我们希望双方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升级的言行，积极寻求科索沃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中方赞赏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在塔宁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支持联科团继续履行安理会授权。希望联科特派团、欧盟法治特派团、驻科国际部队等根据各自授权开展工作，加强协调合作，为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安理会作为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要机构，其权威性应得到尊重，其严肃性应得到维护。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同他一样对科索沃现状表示十分严重的关切。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我们感谢他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所作的通报。他的通报表明，该省存在持续不断的严重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科索沃局势仍然极不稳定。针对塞族人的新暴力案件越来越多。为解决此类案件，决不能加以掩盖，而应该予以直接处理。

秘书长的报告(S/2016/901)中提到了8月28日发生在Mušutište村的严重事件。在该起事件中，塞族朝圣者遭到民族主义者袭击。针对少数族裔的敌意在抬头，证明威胁持续存在。这些威胁也影响到科索沃塞族人的人身安全。首先，极为明确的是，科

索沃难民回归方面缺乏重大进展的原因就在于此。当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时，我们得到了对于安全和繁荣的承诺，可现在安全与繁荣在哪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塞族宗教和文化遗产方面的问题。当前持续存在着地方当局干涉塞族东正教堂财产问题以及试图没收其财产或妨碍使用教堂所属场址的情况。位于普里什蒂纳的“基督救世主”教堂遭到有系统破坏。对这种亵渎行为后果的处理以及重建过程遇到了各种障碍。我们极为关切大肆从事的没收属于塞尔维亚国家公司和机构的经济资产的活动。

最近通过的关于将特雷普卡矿业集团收归国有的法律就是一个明显事例。塞族人有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科索沃省北部的塞族人——的生计依赖这个矿业公司。这种决定无助于处理目前局势。实际上，在通过这项法律的过程中，科索沃主要政党的代表没有与其在科索沃议会结成联盟的名义伙伴——塞尔维亚名单党——进行协商。为了表示抗议，塞尔维亚名单党抵制该机构的活动。同样，此种办法无助于国家和解。正如达契奇先生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遭到侵害的不是矿业集团，而是塞族人的权利。

现在是与普里什蒂纳展开认真工作的时候了。尽管做出一切努力，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对话的调解人未能打破僵局。围绕这一对话的问题日益增多。连续第四年，在执行关于在科索沃创建塞族人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关键协议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有人企图转移对目前局势真正原因的注意力，而真正原因是：普里什蒂纳破坏协议，在科索沃内部煽动关于与黑山边界划分合法性的纠纷，此事据信正阻碍所谓科索沃政府采取行动。我们认为，关于科索沃省内塞尔维亚国家机构、公司和私人财产的事务占了整个问题的一大部分，需要特派团给予更大的关注。特派团应该更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

科索沃当局对于法院最近有关科索沃解放军前成员的裁决作出了一种症状性和几乎过敏性的反应。包括以威胁手段使判决无效的种种企图表明了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是在何种气氛下对科索沃解放军所犯战争罪进行调查的。参与这个项目起草和执行工作的国际机构和国家有责任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关于这个项目执行方面的全面最新情况。当务之急是确保对科索沃解放军所犯罪行进行彻底调查并惩罚肇事者。

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启动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以便对科索沃解放军所犯战争罪进行调查的工作，我们对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就专门分庭及专门检察官办公室等机构的组成和运作提交定期报告的现状有疑问。我们不要忘记，欧盟驻科法治团就是在这个会议厅得到安全理事会批准的。我希望，我在欧洲联盟的同事将借此机会告诉我们当前的事态发展。

此外，我们知道，起诉科索沃罪犯的工作交给了专门分庭这个极不可靠的机构。专门分庭在由未获承认的科索沃当局建立，其法律系统很难说已成熟到足以进行这种严肃的法律诉讼。任命法官的系统和欧盟驻科法治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远非透明。因此，我们要求了解相关事态发展。我们欢迎在报告中包括我们一再要求的、关于对2015年发生在马其顿库马诺沃的惨案所作调查的内容。我们认为，应继续监督这一问题，直到查明那些对恐怖主义罪行负责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我还要谈到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驻科部队试图找借口，避而不与俄罗斯代表接触。看来我们的伙伴不想讨论这些问题，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将发出讯息。我们看到，有人试图将驻科部队转变为一支完整的武装部队，这既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也违反了联合国的任务授权。

我们注意到关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电信方面达成协议的消息。执行这项协议至关重要。

这是对话中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自2013年以来，在执行关于在科索沃创建塞族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关键协议上尚未取得切实进展，但保证塞族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关键。我们认为，以凭空捏造的借口进一步推迟这一进程，只会使科索沃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当前的环境下，国际社会继续关注科索沃所出现的各种事态尤其重要。在这方面，必须确保科索沃特派团有稳定的人员和预算安排。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审查每季度报告一次该特派团活动的做法。就目前而言，科索沃局势不需要这种审查。我们尤其要强调，无人有权质疑，更不用说撤消安理会的决议，并在这个会议厅作不负责任的发言。第1244（1999）号决议仍完全适用，而且仍是处理科索沃局势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依据。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乌克兰高度赞赏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塔宁先生的领导下，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任务授权所开展的工作。我还欢迎第一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和弗洛拉·奇塔库女士重返安理会并感谢他们的发言。

乌克兰支持双方在欧洲联盟的帮助下进行政治对话。我们认为，这一对话将继续成为通往和解之路的基石。这是一种推动改革的力量，也是本区域进一步融入欧洲的重要先决条件。我们也深信，除在布鲁塞尔进程内开展对话与合作外别无选择。至关重要的是，双方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勇气和远见，并继续寻求解决办法，以便为科索沃所有人民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

在报告所述期间，我们目睹了一些积极事态发展，使我们对科索沃的未来感到谨慎乐观。特别是，我们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最近达成电信协议，其中设想塞尔维亚电信公司在科索沃畅通无阻地开展业务，并为科索沃设置一个拨号代码。

我们希望该进程将为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铺平道路。

我们也欢迎达成新的谅解，执行重建米特罗维察大桥的协议，并改进科索沃北部市政当局与科索沃相关部委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市镇财政方面。我国代表团与秘书长一道赞扬在市镇一级作出努力，雇用非多数族群成员到地方治理机构工作。

该进程证明当事双方能够摺置现有分歧，集中精力进行对话，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注意到有评估指出，《布鲁塞尔协定》的执行工作仍相对缓慢。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履行尚未履行的承诺时在许多问题上有严重拖延现象，以及出现危险的分裂言论甚至暴力。

虽然我们赞扬双方宣布承诺推进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并执行关于行动自由和司法一体化的协议，但是，应该将该承诺转化为更加具体和有效的行动，因为这些问题是进一步加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的至关重要先决条件。

关于与黑山划定领土的问题，出现的政治紧张局势对科索沃融入欧洲的道路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批准与黑山的划界协议仍是与欧洲联盟实现签证自由化的要求之一。

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是特雷普卡工业综合体的所有权和结构问题。这一问题对实地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破坏了建立双方信心和信任的努力。上个月，我们看到有人在该问题上发表危险的煽动性言论，我们对此感到关切。我们敦促双方进行更密切的协商，以找到摆脱该局势的出路。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并避免可能出现的进一步挑衅行为和暴力。

我要强调，乌克兰赞扬双方为加强对话所作的明确承诺。这是我们近期需要关注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以确保进一步稳定局势，促进更好的会谈气氛，归根结底是确保整个区域的繁荣。因此，我要表示，乌克兰全力支持秘书长呼吁贝尔格莱德

和普里什蒂纳的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勇气和政治意愿，并立即恢复高级别对话。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必须全速推进执行2013年4月19日《关于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布鲁塞尔第一项协议》，为此建立各族群间的信任，并寻求在最棘手的问题上达成妥协。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该进程中仍发挥一些作用。然而，我们需要放眼未来。鉴于已经取得的进展，现在正当其时，应该认真考虑我们下一步如何合理开展特派团的重组或缩编工作，并审查安理会审议科索沃局势的时间表及其相关报告周期。在该问题上，我们加入了联合王国、新西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行列。

科尔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对达契奇外交部长和奇塔库大使表示欢迎。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

我们欢迎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6/901）的积极语调，以及报告确认科索沃的总体经济和政治进步。我们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多年来努力帮助科索沃发展多族裔的民主体制，以维护法制并尊重人权。科索沃特派团持续孜孜致力于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科索沃，据此履行其任务授权。科索沃的局势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自特派团2008年重组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一些会员国已经指出的那样，现在是时候进一步精简科索沃特派团的结构、规模、人员和任务并使其合理化。我们继续呼吁根据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和科索沃实地的现实提高特派团的效率并缩小其规模，并且要求秘书处在其下次定期报告中提出重组特派团的提案。

我们一些人刚刚从安全理事会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之行归来。联合国维和人员应要求在该地区保护平民免遭武装团体袭击，过去两年，那里有700多名平民丧生。虽然科索沃面临任何年轻国家都可能面临的挑战，但是，安全理事会在亟需解决

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其他地方的激烈冲突时，不能奢望在科索沃部署联合国资源。鉴于科索沃的持续进展和总体稳定，我们也认为安理会现在正应该调整报告和通报周期。如一些会员国已经指出的那样，为期三个月的报告周期根本没有必要。科索沃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点，即必须实行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政治和安全稳定、实现与邻国关系正常化并加强人权和法治机构。这些努力需要时间。当然，我们应该继续跟踪科索沃的发展趋势；但是，安全理事会如此密切的监督则没有必要。我们再次敦促安理会成员与我们合作，将报告期调整为6个月。

我们已经看到科索沃的经济发展出现积极迹象。据世界银行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略微下降至3.6%，这虽是事实，但秘书长的报告还指出，与邻国相比，这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率。我们还要指出，这一增长率高于安全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比率。我们从日本同事那里听说，这一增长率令一些人感到羡慕。因此，亟须解决附带的33%的失业率问题。我们仍认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能够帮助改善治理、打击腐败、增加透明度和加强法治。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欢迎科索沃政府作出努力，使特雷普卡采矿企业走上成功地重组之路。我们认识到这将是一个艰难和有争议的进程，必须公开、透明地加以开展，并且以包容方式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必须重组特雷普卡，取得最大经济活力，并且以受影响工人和社区的利益为重。2002年，科索沃特派团制订了一些条例。此后，这些条例已被纳入科索沃的法律和体制中，是重组特雷普卡和其他公有或社会所有企业的法律基础。它还建立了一个私有化特别法院，对各种声索作出裁决。

我们也欢迎延长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任期，这有助于加强科索沃的司法和打击腐败工作。扩大联合训练和徒步巡逻显然表明欧盟驻科法治团实现了协调一致。鉴于科索沃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和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我们也赞赏欧盟驻科法治团就维持国际足球比赛的

治安制订的准则。体育运动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应该用来把各社区团结起来，尽管球迷的不良行为可能很快失控。在伸张正义与法治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反腐败、帮助吸引外国投资以及推动科索沃的全面发展。

不幸的是，政治暴力推迟了与黑山达成的领土划定协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文明政治对话中容不得催泪弹、汽油炸弹和火箭榴弹。

我们鼓励科索沃正在为解决外国战斗人员这一严重问题所做的工作，而且我赞扬最近逮捕可能同叙利亚境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科索沃境内人员的行动。外国战斗人员对所有国家构成威胁，需要做出集体应对。

包括科索沃在内的整个地区需要一种包容各方和一体化的方法，其中包括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以确保就这个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科索沃的成员地位和参与不仅有利于科索沃，也有利于国际社会。

最后，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应该承认科索沃为一个独立国家。科索沃成功的时候，整个地区都将获益。一个民主、稳定和独立的科索沃是区域稳定的力量，因此我们欢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通过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谋求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我们赞扬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领导人做出困难决定的意愿，并且继续赞赏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主持会谈的工作。美国重申，支持科索沃继续发展一个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繁荣、和平的多民族的民主国家。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以塞内加尔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刚刚所做的出色通报。我也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奇塔库大使的发言。

我不得不对秘书长报告(S/2016/901)中提到的持续紧张局势表示关切,新的紧张局势破坏了冲突结束以来双方利益攸关者合作所取得的进展。这一进展促成了电讯协定,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一协定。在这方面,为了重振确保持久稳定的势头——这是科索沃以外整个巴尔干地区关注的问题——我们大力鼓励科索沃的各政治行为体为平和的政治环境而努力,因为同贝尔格莱德对话的主调有赖于此。同时我们也呼吁塞尔维亚当局保持并增进它们对于同普里什蒂纳进行建设性与平和对话的承诺。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一样,欢迎双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的对话取得的进展。迄今为止,我们鼓励有影响力的伙伴和各国施加影响并继续支持会谈。为了发扬在这个框架下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效执行迄今为止所达成的各项协议,而且双方领导人都充分致力于以建设性精神恢复对话。这仍然是通向关系正常化的唯一道路。

报告中所指出的最近动态,特别是导致批准与黑山的领土划定协议的政治背景以及关于“特雷普卡”工业综合体的新法律,提醒我们,必须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国内和外国利益攸关方之间进行包容性对话。我国代表团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当然,它们不应成为当前政治进程的障碍,特别是不应阻碍科索沃司法机构一体化协议的执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样,我们欢迎8月5日达成的关于执行8月25日重建米特罗维察主桥协定的协定。我们鼓励各方维护它们尚未履行的义务,以确保协定的成功。

塞内加尔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必须在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做出努力,以增加难民的返回、在不同社区间培养信任感,并且建设多元而包容的社会。

我们欢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活动——其任务授权已延至2018年6月14日,我们欢迎它巩固科索沃在国防、推动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成就。它的支持还帮助了9月8日至10日在斯科普里举

办区域警察局长会议,其中包括来自科索沃、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代表。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在推动和解、过渡期司法及人权和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活动。

除了鼓励对话外,塞内加尔敦促各利益攸关方朝着实现和平与发展大步迈进,特别是通过鼓励在北科索沃落实2015年8月15日协定。所以,我们重申不遗余力地支持欧盟驻科法治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共同项目,以通过保护文化遗产增进社区间的信任。我们还希望看到在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上增强信息交换的合作。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特别代表塔宁明智地领导了科索沃特派团表示敬意,我们还欢迎科索沃部队、欧盟驻科法治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所作的努力。这些都是坚定致力于科索沃和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攸关者。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 塞尔维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语口语译由代表团提供): 我在刚才的发言中说过,安理会成员将要从普里什蒂纳代表那里听到诸多谎言。从她的发言里可以看出她设想的一个理想国度是什么样子。简而言之,如果那果真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度,那我不懂,为什么途经巴尔干半岛的移民不去科索沃。它的公民为什么逃离科索沃前往西欧?下一次,我可以告诉安理会,有多少科索沃阿族人拥有塞尔维亚护照,以及我们在西欧的外交和领事代表处每天如何同科索沃阿族人一起工作。

我们在谈论什么样的国家?有人提到犯罪、强奸和谋杀。为什么没有人被指控?科索沃的发言者——她现在代表科索沃——说,因这些罪行而被起诉的人数为零。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任何人提出指控?为什么他们不说此人或那人犯

下强奸或谋杀行为？如果像有人所说，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没有管辖权，为什么在海牙没有人就此采取任何行动？在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塞尔维亚警察和军队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数百次审问。根据这位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提出的虚构陈述，是不可能提出指控的。

关于奥利弗·伊万诺维奇，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奇塔库女士说，我们逮捕了科索沃公民。她敦促要起诉我方的人，但是涉及她一方的公民时，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对吧？所以，如果按照她的说法，可能被定罪的任何人都无辜的，那么，奥利弗·伊万诺维奇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他被软禁了好几个月。有没有一个证人——塞尔维亚已经要求查看一个名单——可以证实对他提出的指控？这位代表犯了一点错误，因为在2000年之后，那份名单被轰炸塞尔维亚的那些人销毁了。但我必须在纽约这里，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宣布，轰炸塞尔维亚的决定是非法的，没有得到安理会的同意。我坚信，这份名单上的许多人应当受到审判，但法庭裁定，对轰炸塞尔维亚的人员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依据。这项司法裁决没有以安全理事会任何决定作为依据。当然，这份名单还包括受到科索沃颂赞的人——这些人被雇用，被允许研究采矿资源，并且向他们提供了移动电话。

现在，前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已经转向科索沃。韦斯利·克拉克 见证了Bernard Kouchner和William Walker声称塞尔维亚被炸，他现在是否已经跻身于为科索沃效劳的名单之上了？他曾经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塞尔维亚特派团团长，他在任何法证专家发表任何意见之前就说，在拉查克丧命的人都是塞族的受害者。现在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奇塔库女士谈到殖民主义。她究竟在说些什么？从殖民主义获得解放的是哪些国家？她到底懂不懂什么是殖民主义？塞尔维亚的第一个首都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所在地在科索沃。这叫什么殖民主义？请说出早在那时候任何阿族文化遗迹的名称。她在说些什么？她以为自己在此出席本次

会议，得到一些西方大国的支持，就可以在这里散布谎言。但事实上，这种支持并没有加强科索沃的立场；这些国家支持科索沃在此提出的立场，恰恰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声誉。奇塔库女士提到阿赫蒂萨里先生。安全理事会采纳阿赫蒂萨里的建议了吗？

奇塔库女士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论断，即科索沃境内的一切都属于科索沃。那里的人民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她真的可以告诉他们，科索沃境内的一切都是科索沃的财产吗？应该制订出一些关于这些权利的法律。她甚至不喜欢特别报告员Karima Bennouna，因为特别报告员提到了20万流离失所的塞族人。数字并不重要，哪怕只有50,000，但应该允许他们返回。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人数只有1.9%。安理会是否会对此事保持沉默，说这些人不必返回？安理会准备将种族清洗合法化吗？它没有权利这样做。

虽然我国规模很小，但只要涉及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就要捍卫它。奇塔库女士声称，这所教堂位于普里斯蒂纳大学校园内，这存在问题，因为它是在米洛舍维奇执政时期建造的。那么，科索沃放火焚烧的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十四世纪Ljeviš圣母教堂怎么样呢？它是什么时候建造的？这与米洛舍维奇有任何关系吗？1981年有人示威要求科索沃独立，当时米洛舍维奇在哪里？从一开始，自始至终有计划要与阿尔巴尼亚统一，应该承认这一点。她不是科索沃人；她是阿尔巴尼亚人。她的原籍是阿尔巴尼亚。这与殖民主义无关；它涉及的是在一个已经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其他人的国家中的少数民族。

我要向这里的人，包括我的日本朋友指出，明天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他的国家。他的国家有1亿多居民，但这一事实并不使它比塞尔维亚拥有更多的权利。并没有一项原则表明，因为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得到允许，因为一些国家予以接受，所以我们就输了。美国呼吁其他国家承认科索沃的单方面声明，从而侵犯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这样确实很不好。一百年前，白宫前面飘扬的唯一外国国旗

是塞尔维亚国旗，这是为了纪念塞尔维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出的牺牲，当时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我为日本大使和他的那瓶葡萄酒感到高兴。在十四世纪，塞尔维亚沙皇杜尚颁布了一项保护科索沃葡萄酒的质量和原产地的法律。当时，他是拥有 Veliko Hoča 和 Prizren 之间 25 公里葡萄园的唯一统治者。毋庸赘言，普里什蒂纳的代表对此无话可说，因为当时她的人民并不住在科索沃。因此，我们不是殖民者，而且，在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中不应该使用这一词语。

关于国际刑警组织，当然巴勒斯坦也在其议程之上，美国并不倾向于就此投票。科索沃和台湾也在其议程上，或许台湾不在议程上，但有人是这样宣布的。科索沃告诉大家，它将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议，那么，它为什么不提出申请呢？它没有提交申请，因为它知道它会输掉的。

我要以奇塔库女士开始发言的同样方式来结束我的发言，也就是引用她虚构的说法。今天，我们是在 2016 年，而不是 1999 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然，世界同时发生了变化。今天，那些曾经轰炸我们的人（在普里什蒂纳为其竖立了纪念碑）都已离开。世界确实变了。今天，那些支持科索沃立场的人已经离开。世界已经改变，因为人们理解这关乎侵犯权利。每一次对国际权利的侵犯都具有普遍性，并适用于所有人。我尊重所有人的意愿，但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人民的合法利益出发。

我不知道普里什蒂纳的广场和街道的名字是否会像媒体建议的那样会改变，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外界任何人的支持。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科索沃代表藏在大哥身后。让我们谈谈并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没有人会像 1999 年扔炸弹一样把解决办法强加给科索沃。对科索沃而言不幸的是，这种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主席（以法语发言）：奇塔库女士要求再次发言。我请她发言。

奇塔库女士（科索沃）（以英语发言）：我将非常重视安理会的时间，但我的塞尔维亚同事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得到答复。

事实上，他的大部分发言内容，如果不是这么令人不安（毕竟他是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本会是有趣和逗人的。指责国际社会、自由世界领导人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的资源而参与科索沃事务是侮辱性的。事实上，科索沃是全世界齐心协力捍卫人的尊严、人的生命及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明显例子。

为了那些不知道的人起见，科索沃与康涅狄格州一般大小；它是一个小国。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建立国家之前，我们早就有了边界。我们的自然资源实际上不是十分丰富。我们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人。我们拥有年轻的人口，其中 70% 的人不到 30 岁。这一人类潜力得到解放并能够自由地生活，就是国际社会获得的唯一利益和快乐。老实说，我感到震惊和冒犯。我希望我的塞尔维亚同事能够反思这些话。

第二，科索沃战争没有在 500 年前或 70 年前发生；它是最近的一场战争。它于 1998 年和 1999 年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会议厅的人以及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记者都亲眼目睹。每个人都在那里，图像是真实的。解释方法可以改变和不同，但事实不能改变。事实是真实的。

我真抱歉我的同事失去了耐心。我听了他的话，并请他听我的话。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来到会议厅，听到塞尔维亚的道歉和看到其悔恨的迹象，因为最终这也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利益。谁能想象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责盟国部队介入拯救欧洲？我真的希望塞尔维亚能够反省，因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本区域能够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

不幸的是，我们的立法和《宪法》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对谁进行调查和起诉。事实上犯下战争罪的大多数人已经离开科索沃，我们不能在他们人不在科索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缺席起诉。就伊万诺

维奇先生而言，他受到欧洲联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的起诉和审判。科索沃政府支持欧盟驻科法治团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彻底完成所有这些审判。

我对占用安理会更多时间深表歉意。我真的觉得受到冒犯，我知道在座其他一些人也有同感。

下午6时30分散会。